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八)

齊魯書社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八)

齊魯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代序跋全編 / 曾棗莊主編. — 濟南: 齊魯書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333-3421-5

I. ①宋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國—宋代 IV. ①I264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253010 號

宋代序跋全編

曾棗莊 主編

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

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

郵 編 250002

網 址 www.qlss.com.cn

電子郵箱 qilupress@126.com

營銷中心 (0531)82098521 82098519

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
開 本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 張 375.75

插 頁 24

字 數 8900 千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5333-3421-5

定 價 2600.00 圓(全捌冊)

卷一七七

題跋 八一

《幽巖尊祖錄》跋

張欽臣

欽臣幼侍先君提舉宦遊，每見好古書畫，心竊慕之。時或展玩，欽臣必走膝下癡問，先君以其不好弄，亦深愛之。一日，發篋得數紙墨刻，意若不懌，謂欽臣曰：“此吾家判監幽巖尊祖事，蘆川刻本于閩，余欲歸未能也。”欽臣雖獲記其言，未悟其意。

父歿數年，弟兄三人偕仕，欽臣不知何從得此舊藏，念欲哀而爲一，食貧未暇。今南安倅清臣家兄，曩丞吳江，得黃文昌書《三高詞》，刻石垂虹。欽臣假令武攸，得胡忠簡子提刑公示及《賀新郎》二詞真蹟，諸賢見之，叙述稱嘉，謹已模本成帙。欽臣承乏潛川，併以家集鋟梓，信臣弟待次京局，實司之。因誦《甲戌自贊》，而知蘆川初度之年辛未；誦《上陳侍郎詩序》，而知掛冠之年甫四十一。《揮麈錄》所載，亦復叙收，凡詞翰可無遺逸矣。獨幽巖孝慕一節，人未知之者。欽臣固欲成先君之志，以所藏閩中石刻并刊，歲月因循，復恐志大心勞，遽然難就。敬玩題跋，皆宣、政間偉人，蓋以其尊祖譽疊稱，不特美其詞翰也。

今蘆川歸葬閩之螺山，先君昆仲三人，二居華亭，叔父知縣歸閩，其後未有顯者。都運，寺正叔父之後。巽臣、師臣二兄，未脫選而殂。渙臣兄自太學登科，止于一尉。益臣弟今已升舍奏平，請舉該免，且丁家棘。欽臣兄弟將欲拜掃松楸，如蘆川祀祖母劉夫人之墳，收伯叔兄弟之葬，華亭葺屋，俱未效其髣髴。謹以幽巖顛末及名賢跋語附于文集，目曰《幽巖尊祖錄》，此亦蘆川所書以傳子孫，使知有尊祖之誼云。

嘉定己卯孟冬，孫通直郎、知於潛縣欽臣敬書于縣齋袞繡堂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蘆川歸來集》卷一〇。

跋聖節戒飭烹宰詔 一

趙與峴

臣恭惟皇帝陛下，繼天立極，德徧埏垓，與物爲春，恩被動植。乃者特以流虹誕節，親洒宸奎，戒飭藩方，毋廣烹宰。十行一札，雷厲風飛，萬類群生，海涵春育。大哉王言，德至渥也！

臣叨守京邑，職在布宣，百拜雲章，歡呼抃舞。臣竊惟帝王一心，越宇宙而同關鍵，歷千載而一日。心者何？仁是也。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人得之以爲仁。凡有此心，均有此仁。特其枯于氣稟之偏，物慾之私，不能廣而充之耳。惟夫帝王此心，與天地一，清明純粹，一毫不雜，流動充滿，宇宙皆春。堯仁如天，舜德好生，禹之懋德，而鳥獸咸若。成湯之網，周文之沼，皆是物也。

於皇我朝，以仁立國，列聖傳心，上貫三五，一以神武不殺爲務。逮我仁祖，心德渾然，善推所爲，舉斯加彼，器玩戒龜筒之取，禁饌徹羔羊之供，宴錫乾元，詔蠲豐典，四十二年之始，仁道大成，布濩流行，端由心始，繼繼不絕，以迨今日，陛下實緝續熙廣之。

臣恭想聖衷惻隱，天語將形，此時此心，真見同宇之內，含生之倫，蠕蠕肖翹，跂行喙息，莫不自吾仁生

意中來也。淵乎懿哉，陛下此心，即祖宗之心，堯舜禹湯文之心，天地之心也。是心也，可以回世運，可以續天眷，可以開太平，茲乃宗社萬億斯年無疆之休。臣敢不恪遵聖訓，仰體宸慈，徧告畿邦，俾承明式。

臣已載新堂宇，祇奉皇文，中拱德生，前揭泳飛，奎畫昭回，金碧交映。乃百拜稽首，敬與都民登諸樂石，以彰天地施生之德，以衍國家盛美之傳，使歲歲祝堯，後天罔極，顧不偉歟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四一。

跋聖節戒飭烹宰詔 二

趙與萼

臣欽聞臯陶稱舜曰：“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用不犯于有司。”夫民之所以遷善遠罪，實聖人務德之效，非有司折獄之功也。故成王祇勤令德，而尹正成周者，獲遂其止辟之心。孝宣任德不純，其久黜京兆者，未免于繫治之過。德刑之效，其要可睹矣。

恭惟皇帝陛下簡寬忠厚，遠輦慮周，哀矜臬事，欽恤有銘，一遇陰陽稍愆，必申飭攸司，得無桁楊滯蔓，以干和氣，丁寧懇惻，疇敢弗承。二十七八年間，京師以圉空聞四矣。臣非才待罪輦轂，十期于此，亦幸再見疎決之清。茲惟我后之德，臣何力之有？乃蒙睿渥，寵以褒綸，天語燦于春華，皇心融于陽澤。臣敢不拜手稽首，推廣大賜，以對揚丕顯休命。

而臣又聞之，民樂其生則自愛，民知自愛則無訟，安逸富壽，孰無此情？役簡刑清，脉絡相貫，是以聖明在上，修己以敬，視民如傷，養其力而和其心，民其忍有司之犯乎？廣好生之仁，成自愛之俗，將見星沈貫索，草鞠園扉，始于畿甸，達于海內矣。臣願乞身歸伏田里，與黃童白叟歌詠聖化，顧獎厲之訓，曷敢私竇？

謹摹載樂石，昭示無窮，使承流首善，咸和慈信之孚，稽聽之審，以副陛下措刑之治也。元元幸甚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四一。

恭跋御書 一

趙與萼

淳祐改元之六年，聖天子賜御書府學及養源堂扁，臣既欽率諸生奉而揭之，又刊之石，立之學宮，表風厲也。

唯國家垂意學校，數百年間，茂異輩出，風誼凜凜，時方更化，將益大豐芑菁莪之澤。爰自太武宗三學，施及京泮，崇獎唯一，及緝熙燕閒，親洒宸翰以寵錫之。半水象璜，雖差等天子之學，而建首善自京師始，實同一源，奎畫陸離，分輝下賁，恩施甚厚，豈直焜耀凡目，為諸生榮哉？

昔魯僖能修泮宮，詩人頌之，不過侯國事耳。夫子至班諸商周之什，而況聖天子所以新美是學者乎？然其詩曰：“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芹。”育材之茂然也。又曰：“濟濟多士，克廣德心。”則黌序之相與周旋揖遜可觀矣。

臣待罪內史，不能明魯僖之德，奉宣洪化，為承流光，大懼弗克塞職。諸生藏修于斯，其預知所率厲，益廣其德心，而無俾魯多士專美。是惟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所學，其尚欽念之哉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五六。

恭跋御書 二

趙與憲

聖天子嘉惠茲學，臣既序其凡矣，惟養源名堂，實取諸荀卿子，臣請因聖翰之頒而妄演其說。

蓋源即心之謂，而萬善之所渾涵者也。故養之則存，舍之則亡。苟得其養，則靈明虛靜，天理湛如。苟失其養，則隨物而流，人欲濫觴矣，可不謹哉！然自秦漢以來，世無善教，學者往往顛迷其性而操守失，沉痾其習而趨向謬。權術功利，捷出乘之，反覆萬端，先王仁義道德之澤不泯者幾希。今諸生幸得遭遇其時，上有明君師爲之興起，目擊道存，盍相與疏濬而心，沈潛游夏之淵，涵泳舒向之海，玩志說于兌澤，酌時中于蒙泉，要使禮坊不踰，性湍毋決，是源常有所養而無害，然後功用精深，吾心之正，流行于日用平施之間而無所慊，斯不亦聖天子所望于諸生者乎？

《械櫟》之詩曰：“追琢其章，金玉其相。”美文王作人之辭也。臣膚末不足以寫之詠歌，抑願率諸生相與講明乎此，以仰承九重之德意。帝若曰：“俞哉！”臣敢不拜手，對揚休命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五六。

跋《獎諭獄空詔》

趙與憲

皇帝御極十有八年，肇新化絃，恢疎憲網，中外臣民，洗心覲德。臣與憲待罪京兆，未盡三月，訟牒稀簡，狴犴空虛，具遵故實以聞。天灑雲章，星臨袞宇，言足以示信，明足以盡情，考古證今，有獎有戒。臣與憲拜手伏讀，引誼深思，於以知化育之妙，根本聖心之仁也。

夫言出於心，無乎不信；明發於心，自無遁情，心誠求之，不中不遠之謂也。恭惟祖宗以仁立國，敬獄明刑，德洋恩普，而尤加意於首善之區。皇帝陛下公恕傳心，忠厚流化，刑書欽恤，洞達淵衷。善貸涵洪，發端畿甸，蓋自臨政以來，內史所治，凡再以虛罔告。臣與憲承乏未幾，聽訟粗謹，有司不犯，庶獄遽清，聖仁一心，應若桴鼓。臣與憲何力之有焉？

抑臣與憲聞之，獄者民之司命也，民者國之命也。命脉所係，保養甚難。推不忍之心，軫不獲之慮，仁術所充，仁聞茲廣，昭天漏泉，則既有其本矣。必也撫摩瘝癘，濟登富庶，閭里樂生，海隅從欲，訟銷刑錯，日引月長，則四方牧守之責，而商邑實居先焉。

臣與憲是以大懼，用模聖訓，勒諸琬琰。神文剴然，朝夕觀省，嘉與函生，共陶至化。服我天子顯命，以永無斁。臣與憲不勝拳拳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四一。

《顏魯公文集》後序

留元剛

文章、節義非二致也。聖人入德之序，由孝弟而謹信，汎愛而親仁，行有餘力以學文。士君子循本達末，自得諸己，則英華之發外，皆源而流者也。世變既降，以文名家者，攢羅列聚，而信道不惑，守節仗義，眇

然亡幾。是以善觀人者，必先節義而後文章。文章之輕重在一身，節義之輕重在國家。存而爲節義，發而爲文章，盡之於一身，推之於國家，漢、唐以來，魯公一人而已。

公之忠烈，始卒不渝，穹宙昭明，凜凜如在，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。而予猶以軼言遺事^{〔一〕}，仿佛一二，幾於畫渾沌者，惟觀之節義，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。公豈求工於文者哉！

公之心與天地並，星辰河漢，山川草木，自然之文也。不論其心，而徒論其文，豈知公者耶？公之文不多見，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，景則敬慕不能已者^{〔二〕}，蓋重其所先，略其所後也，故存亡詳簡，有不暇計。而其所可見者，雖僅存而不詳，然有功於名教大矣。觀所奏論事，先白長官之疏，嬰逆鱗，陵焰勢，抗言不忌；上僕射爭坐位之書，詆英乂、朝恩而弗恤^{〔三〕}。自二十六第進士，三十四舉制科，閱官四十有五，而居中者纔十載。六遭貶斥，竟至殺身。英風勁氣，使人感涕憤發，萬世而下，頹波以障，懦習以激。彼希指阿諛，俛首循默，嗜寵目前，貽臭身後，視此孰榮辱？受替歸北，幾至餬口，拙於生事，食粥憂煎，固不如屬厭富貴者之適欲，而公論則有在也。前後忤權臣者五：楊國忠、李輔國、元載、楊炎皆誅戮，盧杞亦竄死。公之流芳遺馥，歿且不朽，乃輩聲名與糞壤俱腐。禍福得失之理，昭昭不誣。而昧者輒快於所睹，不慮於不見，豈不痛哉！

雖然，盧杞陷公於死，非死公也，乃擠唐于亡也。以公之所試，諒公之所存，使其端委廟堂，精神折衝，則敢於弄兵者，未必自是紛紛。嗚呼！唐亦侵尋不復振矣，安有朝無若人，而可以國乎？所以識者未爲公恨，而深爲唐恨也。

予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，又三十五年而守東嘉。訪公之來孫，自五代徙居于此。本朝皇祐、紹興間，嘗錄其後，官者六人。忠義之澤，滲漉悠久，有自來矣。求公文而刊之，將以砥礪生民，而家無藏本，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，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于金石者也，篇簡漫漶，字義舛譌。乃以史傳、諸書、碑蹟、雜記，銓次年譜，繫以見聞，參異訂疑，搜亡補失。其涉於公之筆，缺而無考，則不敢及焉。故書遺亡，網羅未備，尚俟後人。

按《藝文志》《行狀》《神道碑》，公佐吉州有《廬陵集》十卷，刺撫州有《臨川集》十卷，刺湖州有《吳興集》十卷、《韻海鏡源》三百六十卷，爲禮儀使有《禮儀集》十卷，今並逸而不傳。四部叢刊初編本《顏魯公文集》卷末。

〔一〕遺：原缺，據《清源文獻》卷一〇補。

〔二〕已：原脫，據《清源文獻》卷一〇補。

〔三〕乂：原作“義”，據《清源文獻》卷一〇改。

跋顏真卿刑部尚書告身

留元剛

右顏氏告，世傳魯公親筆，或謂顏顥輩所書，英蠱誼氣，千載不磨，所以興起人心爲世所重者，要之不專以字畫論也。

《華州刺史》《太子少師》告舊刻於永嘉郡齋，沂陽有《薛王友》《蘭陵夫人》告，巴陵有《刑部尚書告》，今以墨本合而模之，勒於樂石。

嘉定乙亥長至，清源留元剛謹跋。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〇年本《叢帖目》卷一三。

跋王坦道《遊江淮錄》

呂 午

自錢塘上婺女，江潮汹涌，一瞬百里，千艘萬櫓，蕩漾掀舞，如鵝鳬之拍浮，殊可驚駭。將到嚴陵，始可無憂。自吳興而至京口，則安流滔滔，略無滯礙。巨艦畫舫，鳴鉦而過，如駕安車而就平陸，不知此身之在舟中也。及渡揚子，其險乃與浙江潮等。

坦齋王君隨其所遇，見于紀錄，形于詩歌，其詞有危懼激烈、優游自得之殊，至今讀之猶可想見。雖然，至險之中有至易者存，至易之中有至險者寓。逶迤羊腸之阪，惴惴未必失步；馳騁康莊之衢，往往多至顛蹶。王君毋獨畏其至險，而遂忽其至易者哉！

嘉定九年正月五日跋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《寄庵記》

呂 午

施君和民以“寄庵”名其居，寄櫟居士為隸古以榜之，又從為之記。

夫人生如寄耳，或出或處，隨寓皆寄，何異蜉蝣之于天地？彼昏不知，既認此身為我有，又認所以居此身者皆我之有，而思欲以錮留之，由是利害得喪、貴賤榮辱交戰胸中，無有紀極。

和民宦游幾三十年，足跡所寄，西則古郢，東則吳興，南則天台，北則毗陵，其鈞遊也。今為湖幕，賀下有日，又將問西湖，與林和靖以神交；不則買田陽羨，效蘇和仲之將老；又不則可仕即仕，聊寓形于宇內。惟其明寄之理，故萍浮此生，略無滯礙，出固為寄，處亦寄耳。推而上之，出處兩忘，物我俱泯，所謂寄者又當同歸于無何有之鄉矣。

嘉定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跋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于湖真蹟

呂 午

某總角學書，即知以于湖墨妙為法，心摹手習，凡二十餘年，竟不能彷彿其萬一。于是隨意所向，日改月變，迄無定體，又十有餘年，而書愈拙。然異時敬摹于于湖者，皆石刻耳，往往宛轉模寫，寢失本真。如羲之《蘭亭》，雖真刻且罕得見，安得見所謂真蹟者？

豐儲施君季彪，于湖之玉潤也，故所蓄真蹟甚富。一日出示兩軸，其一乃于湖屬藁，遒勁飄逸，輾轉百數，手不容釋。既自語學石刻二十年，且以不成廢，今頭顱如許，而真蹟之精妙又若是，不可復學矣。

輒撫卷太息，謹書生平敬慕不可到之意而歸之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又跋于湖書《總得與廟堂劄藁》

呂 午

老泉《送石昌言北使引》，乃東坡所書，後蓄于陳履常家。今觀《總得與廟堂劄藁》，實于湖翰墨，而施君季彪藏之。

蘇、張父子固已輝映後先矣，雖然老泉之引，書則東坡，跋亦東坡。總得之劄，書則于湖，而跋則今尚書倪公。公道德文章，師表一世，一字華袞，不輕畀人，獨于此大書特書，以發揚其美，張氏父子將得是而名益彰云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覺齋十論

呂 午

道之難言久矣。病其難明而枚舉之，其失則離；病其支離，欲貫之以一，而不名其所以一，其失則晦。道之難言久矣！

今觀覺齋王公十論，自中誠心性理，以至仁義禮智信，條數而明辨之，使學者曉然知其如是而為中誠心性理，如是而為仁義禮智信。既又慮其離也，每篇之中必寓其渾融貫通之說，使學者即其十以求其一焉。

嗚呼，道之難言久矣。孔孟而後，惟伊洛諸先生得其傳，惟晦菴朱文公發明最為精切。公嘗語人曰：“說得出又名得出，方是見得分明。”性者心之理，情者性之動，心者性情之主宰，性即心之理，仁義禮智皆具，而中則無乎不在。學者能窮理以致其知，存誠以力其行，則是道信皆為我有。而覺齋王公十論之所以為一者，庶乎其不離且不晦也。

嗚呼，道之難言久矣，而晚學僭言之，其能逃不韙之譏？區區欲以是尾諸公之後，與同志者商榷其真是焉耳。

嘉定辛巳孟夏之六日，新安呂午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《漁社圖》

呂 午

余自癸酉暮春，試吏烏程，李君謙父數為余言其先正西塞漁社風景之美，去城十八里而近。沉首朱墨，迄終更不得一至為恨。再轉而丞當塗，君來訪道舊，且出示《漁社圖》。展玩，始知道場孤在其左右，疇昔固嘗以公事扁舟輕車往來兩地，誦東坡佳句，閱春申君故壘，而未知西塞介其中，若此不遠也，益使人悵然。君謂余，是可無一語？

竊惟三年簿領，多贅郡幕，飲冰自誓，遇事必與人分曲直，而不敢為一毫過甚。故雪人至今不相忘，余亦夢寐無時不在苕溪之上，得非所謂前緣者耶？今雖幸連得奉親竊稍，貧窶如故，望黃山白水，無田廬可以歸耕，異時或有買山之資，當卜鄰西塞，與君相過從，溯元真子之清風，景漁社主人之高致，盡滌塵襟，以酬素願，亦可為一快。

君笑而許之，因涉筆以示信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絜齋贈陶韓集

呂 午

某總角遊鄉校，及事舒先生，有謂某曰：“子知四明之有四賢乎？”某問四賢爲誰，曰：“楊公簡、袁公燮、沈公炎，而舒先生是其一也。”心竊識之，他日庶幾得俱在弟子列。今僅三十年，舒先生歿久矣，沈公竟不及識，惟楊公、袁公眉壽益高，道德益隆，亦未有超偶之便。

歲在辛巳，某贅員東浙庠幕。冬孟，侍郎使者來鄞，楊公時留吳門，獨獲進拜寶學侍郎袁公。自是數沐與潔，每侍坐，從容語及古今事，輒聞所未聞。深自慶倖，又恨遭逢之晚也。

明年季夏，官滿將西退，公置酒進修堂中道別。酒三行，出《陶淵明》《韓魏公集》見贈，且酌而言曰：“處則爲陶淵明，出則爲韓魏公，燮之相期蓋不淺也，其爲我盡此酒。”退惟晚學小子何足以辱此，然見不同^{〔一〕}，美金精玉自有定價，安知趙公所遺者不爲他人大稱賞乎？式之後嘗有《和後山寄外舅》韻，亦刪去，而趙司令至謂此詩全篇似後山，餘可概見云。

寶慶丙戌六月日，新安呂某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〔一〕“然見不同”以下當有脫簡，疑爲另一篇。

跋龜山、元城與黃御史醵帖

呂 午

按《道護錄》，元城先生嘗以一“勤”字告龜山先生門人黃公。今從公之孫棫得觀二先生所與公帖，師友淵源，可以印證矣。

崇寧末，龜山嘗爲餘杭，百二十年，當寶慶初元，某來學製，每于壁間景仰遺刻，今又獲見真蹟，竊自附于聞而知之者。

紹定六年丁亥清明日^{〔一〕}，新安呂某謹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〔一〕紹定六年爲癸巳，當有誤。

書陳僉判勉《雲萍錄》

呂 午

某筮仕珂里，今十九年矣，視珂里猶故鄉也，恨未識賢。回自龍深，乃邂逅于岳陽樓上，相與道茗雪間事，如舊相識，豈非幸歟！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漕司僉廳壁書白樂天《養竹記》

呂 午

僉所改造既成，靚深閤麗，于王畿漕幕爲稱。堂後有隙地，同官相與種竹僅百箇，翠葉交加，秀色可餐。每朱墨餘閒，啓牕視之，心目開明，俗塵一洗。竹之有助于人如此。乃書白樂天《養竹記》于壁，庶來者知所封植云。

嘉定五年閏九月某日^{〔一〕}，新安某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〔一〕按嘉定五年無閏月，當有誤。

跋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遺事

呂 午

祝氏世居江陵，自承俊選于歙，曰仁質，號半州，其子也。孫象器改名用之，登儒科，爲太學博士。六世有名節，預鄉薦，學富而文瞻。弟真爲郡學賓，至和甫七世矣。和甫名穆，即丙也，其諸父皆依朱文公，遂爲建人。

和甫幼孤，文公教育于家塾。年甫志學，命寺丞黃公幹爲行冠禮，蓋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。故其氣象粹溫，刻意問學。于書無所不讀，下筆頃刻數千百言，將以儒業倡其家，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也者。祝氏復興，其在建乎！

始太博有弟景先，即黃太史贊其畫像者。生男若女十有四人，其第四女，實爲黟邑樞密汪公勃之夫人。又其第三子之女，復歸樞密子提刑公作礪，而侍御公義和、寺丞公義榮、給事公義端，皆其所生也。第二子確之女適婺源吏部朱公松，是爲文公之母，故鄉人相傳，祝氏女位最高。有名堯臣，爲郡學諭者，景先第八子磐之子也。男女四人，嘗奇第三女，家雖貧，不肯以與凡子。未及嫁而學諭公卒，親族咸以屬同邑呂午。兩窮相值，遂成姻對。

越七年而午偶忝末科，由是祝氏女位高之語復記傳于鄉閭。貳卿汪公綱之兄弟與今貳卿朱公在，尤爲祝氏喜，所以篤叙甚至。嘗聞外舅往來朱、汪之門，文公與侍御諸公皆口渭陽之念，深加敬愛，周之不遺餘力。此意流傳，歷世不泯，豈惟祝氏得所憑依，而且施及于午焉。乃知前輩高情，曲崇親誼，遺風凜凜可尚已。

一日，和甫示午以文公所記外家遺事，三復感歎，謹再拜書其後。

時紹定六年五月旦日也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題嚴陵釣臺

呂 午

古今題釣臺詩，固多膾炙人口，嘗記前輩一絕云：“先生高卧意如何，豈謂功名不足多。幸有故人多辨此爲試讀，需要完整PDF請訪問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事，一絲贏得釣清波。”此獨得先生之心。後世若陳希夷亦庶幾之，蓋真知天命者。彼虬髯輩不足語此，而世徒以寇、鄧諸公校優劣，吁！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晦庵與程倅帖

呂 午

晦庵以道學師表當代，一遺墨落人間，便爲至寶。

午松榆小子，生晚不及預門弟子列，而于其格言大訓，發前聖之秘，開後學之迷處，心誠好之。又以有連，故得其遺帖。一一皆先生晚年之筆，結字剛健，兼以婉熟，襲藏篋笥，如寶曲阜履然。每一啓觀，想見道德之腴，溢從手指間出也。

今又從汪君左直獲睹此帖，端拜圭復，筆精墨妙，而翫其詞旨，竊謂君子之道三焉，語及食祿之當盡心，不曠官也；諄復于難進易退之說，不枉道也；惓惓于鄉曲長上之間，不忘本也。夫豈若《青李》《來禽》等帖字畫之工而已？

端平二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新安後學呂午拜手敬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《環山》《皆山》《蔚秀》等記

呂 午

吾邑方氏所居舊稱寒山，至伯疆陋之，乃即其音之相近，以環易寒，而曰“環山”，因以名亭。又有亭名“皆山”，堂名“蔚秀”，皆取正于《醉翁亭記》語，鄉之秀彥多爲文樂道之。伯疆種學績文，氣象閒雅，蓋環山蔚然之秀所鍾也，故能忻慕于歐陽公而有取焉。

夫環滁之諸山未顯，因歐公記語而顯。吾邑之環山未聞，因伯疆命名而聞。昔人謂山川因人而重，諒諸！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書題紫芝編唐詩

呂 午

唐詩惟杜工部號集大成，自我朝數鉅公發明之，後學咸知宗師，如車指南，罔迷所向也。

近歲趙紫芝諸人更于杜詩外搜掇唐諸家古律，傳習吟哦，詞調清婉，讀之令人心醉，多棄其學焉。劍佩相譏，往往由是。予謂工部日月也，諸家景星慶雲也。爲文于天下，不可一闕也。

秋壑出示紫芝手編，命下一轉語，輒書此求正，秋壑以爲如何？

嘉熙元年九月九日，新安呂午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晦庵帖

呂 午

子益汪兄來訪，袖示晦庵先生翰墨兩軸，讀小字三紙，則知講明斯道之功；讀大字二紙，則知或爲斯道之厄。有意挾持斯道者，惟使之愈久愈明，而不至于厄，則幸矣。

新安後學呂午百拜謹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范《唐鑑》藁

呂 午

此太史范公手定《唐鑑》藁本第三卷也。行整字楷，首尾如式唯謹，其事上之敬、臨事之懼，皆可想見。卷凡十有三，中嘗逸去，公四世孫今兩浙運幹太原一旦全而歸之，是可尚已。

嘉熙二年閏四月二十一日，新安呂午拜手書于禮部貢院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先君道場詩軸

呂 午

此先君朝奉遊烏程道場山詩也，時文師爲監寺，藏之唯謹。

先君于是年六十有一矣，越二十年而即世，又五年文携以相示。先君生平不以世事縈心，放浪形骸之外，此詩可概見，墨蹟亦超逸如生。欲歸之不忍，留之不可，乃書其後，併以施之，庶幾坡翁之四菩薩畫版云。

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，男具位午涕泣百拜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道場何山詩後

呂 午

某去烏程殆將二紀，雪人至今不相忘，亦夢寐常在道場、何山間。僧文師忽袖示舊遊繆作，與所答惠芥菜柬，淺陋鄙俚，視之可愧。而師不以覆瓿，愛藏許久，又表以華軸，是師與雪人俱不相忘也，曷勝感歎！謹謝而歸之。

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午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李用之《太極問答》

呂 午

朱文公先生《太極》《中庸說》，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，捨是而他求，猶厭五穀而欲吸風露以爲奇

也。或知尊其說矣，未免輕下注脚，則一字一句，易流于差，又將如五穀不辨種類，而以莠爲苗者有之。惟能遵守先生之學規，于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五者致力焉，則亦庶乎其可矣。此御史李公所以致問于西山，旁采于諸人，反覆講明，以求真是之歸也。

嘉熙三年二月望日，新安呂午拜手謹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李教餞行詩後

呂 午

居官得民譽爲難，得士譽尤難，爲郡博士而得士譽又難之尤難者也。自非文行俱善，豈能一名士之口哉？

李君廣文設教吾邦，于其造朝，從之遊者相與作爲歌詩，哀成巨編，號《攀轅集》，某得寓目焉。

憶居鄉時，親見君規矩肅，考校精，士翕然稱之，姪況亦執經講下，因知君爲詳而信是編非溢美也。行有尸而祝之，與吾舒先生同傳不朽，豈無繼是大書特書，勒之堅珉，以侈明、歛兩邦盛事者乎？

嘉熙三年二月三日，新安呂某拜手謹書其後而歸之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沈君迪丁酉上書

呂 午

右秋浦沈君丁酉扣閣書也。

君慷慨有志，別予去二十年矣，忽惠然來訪，相與話疇昔，一笑。乃出示此編，三復掩卷太息，而爲之言曰：四失六得之說，前雖未合，豈無可施行于今日者乎？兩難所恃以禦寇者，民兵也；三邊所恃爲要害者，襄陽也。民兵散，不惟無以禦寇，而反爲寇；襄陽失，常山蛇勢中斷，而蜀與淮皆失所恃。時運而往，已無及矣，事機方來，盍亟圖之？招收流散之丁壯以爲兵，而區處其室家，使各得所，則莫不勇公戰，怯私鬪，而轉危以爲安。勦力一心，規復襄陽，俾三邊聯絡相應，則已壞之證可以立起。此沈君所以言，而予爲伸言也。

雖然，言非難，行爲難。天祐聖明，必有卓然出任是責者，予何多言爲哉！沈君行有口，謹書編末而歸之。

嘉熙庚子七月既望，竹坡呂午跋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王寄櫟遺事

呂 午

東坡先生在元豐不合于元豐，在元祐不合于元祐，大節卓偉，人稱之至今。

寄櫟王公，慷慨明哲，未嘗妄鑽權貴人。泰、禧中，不肯援姻黨進，嘉定中不肯媒嬖臧進，官止郡幕，六十即致其仕，藏身萬人海裏，莫或見其面。蓋風節大類坡公，以仕不達，故鮮有知者。倘非賢嗣欲揚其先君之美，當世名流不忍沒前人之善，安能大書深刻以信今傳後乎？

某舊信公，慕義甚久，每見公言論深遠，操履堅正，可爲世法者甚夥，而二事又嘗親聞于公甚確。今觀

此卷，恍若聆公語時，爲之悵然。

嘉熙三年六月二十日，新安呂午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西山《太極問答》

呂 午

道本非唯明也，能審夫真是之難耳。“無極而太極”，周子所以探是至理之無聲臭矣，而知是至理爲造化品彙之自本自根也。“而”之一字貫通渾融，非有分別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彼惟體認不真，誣之以爲虛無之無，至于安床上之床，架屋下之屋，馳騁私說，務于辭勝，故世之少俊輕銳厭常嗜異者，往往喜談而羽翼之。嗚呼，使其知于博學、審問、謹思、明辨、篤行而加之意焉，則知周子以有無爲一，與老氏以有無爲二，是非判然，而紛紛之議息矣。

友人滕兄家傳之學，淵源有自，茲以《西山問答》見示，慨主張之有人，幸斯文之不墜，喜而書其後云。

淳祐元年十二月日呂午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《渠陽詩注》

呂 午

《渠陽詩集》，大氏根以義理，而廣引諸書發明之，與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者異矣。某每虞讀者不知其所援之事，將并與詩之本旨失之。今王君某好古博雅君子也，句釋字注，一見瞭然，其趙次公之于坡仙歟！三復敬歎，輒書其後歸之。

淳祐二年二月旦日，竹坡呂午謹跋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跋書《菊莊詩集》

呂 午

詩編讀竟，句句晚唐，洺水先生序引，固已辭簡意足，菊莊猶令著語。余久寓馬城，姑即馬城花窠一篇賡之：“老子西城住，今踰十載期。栽花成茂樹，種柳長高枝。移接從渠巧，誇傳到處知。簷頭挑賣去，一一是趨時。”持此酬菊莊之請，肯笑許否？

淳祐二年三月望日，竹坡呂午書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《蘭皋集》跋

呂 午

蘭皋吳君元倫，以《吟編》三十首見示，予讀之，如“螢光水上下，林影月高低”；“簞瓢自鐘鼎，風月即動名”；“草色迷幽徑，禽聲出晚山”；“高峰明落日，危石響幽泉”，此五言之佳也。“輕薄楊花芳草岸，淒涼杜

宇夕陽山”，以詠晚春；“幽夢長隨明月去，寸心難逐片雲通”，以和友人見寄；“清風千載梅花共，說着梅花便說君”，以題林和靖墓。此七言之奇也。至《題友人幽居》《小檻》《秋窗》《九日》，與《漁父》《聞鶯》等作，皆全篇有思致。以三十首之詩，而句妙已如此，他可概見已。

始予每念竹洲先生以文章行義驚動一世，豈無有能繼家聲者？近歲逢原以詩鳴，實先生曾孫。今蘭皋又先生之孫，吳氏世不乏季子矣。雖然，“未說因風翻柳絮，須看和月上梅花”，非先生《雪》詩乎？“人家深蔽樹，野水闊浮空”，非先生《弋陽道中》詩乎？其《在郡城與客夜坐達旦》詩曰：“淡月微雲對倚樓，無聲河漢自西流。高城忽起《梅花弄》，散作晴空萬里秋”；其《以烏紗巾餉客》詩曰：“落托烏紗墊角巾，已將清泚滌京塵。請君便漉淵明酒，醉後從他雪滿簪”，詞意清新，而豪氣勃勃不可遏，直與坡、杜相周旋，一洗郊、島之寒瘦，真可畏而可仰也，敢為蘭皋誦之。

淳祐九年五月望日，竹坡呂午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蘭皋集》附錄。

讀先儒《史編》說

呂 午

庚子六月十四日，有客來訪，謂近見有讀先儒《史編》，多不可其意，往往以黑筆塗抹之。驚歎而為之說。

世有欲至通都大邑，而未知當由之正路也。有告以當水行者曰：“某所支川曲港，可舟而游焉，且清流激湍之可以幽討。”既而川斷港絕，而通都大邑卒不可至。又有告以當陸行者曰：“某所崇山峻嶺，可梯而登焉，且孤峰絕頂之可以遠眺也。”既而山窮嶺阻，而通都大邑亦卒不可至。于是有仁人君子憫其水奔陸走之徒勞，知其幽討遠眺之無益，乃即所謂正路者，直指而明告之。彼能覺悟，由是而之，日往月征，通都大邑可立至矣。其有狠愎自是之人，方且大罵曰：“爾之謂正路，特衆人所共由，未足以為奇崛也。曷若我幽討遠眺之高哉！”噫，高則高矣，吾懼其川斷港絕，山窮嶺阻，而卒不能至通都大邑也。是何異于李志之見哉？

故夫道學正論，君子之所由，小人之所棄；高談曲說，君子之所棄，小人之所由。小人不謂君子方由乎此之是，而反議君子之不知棄乎此；又不謂君子方棄乎彼之速，而反議君子之不知乎彼，真所謂無忌憚！使挾是而得志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東坡有言：“苟卿喜為異說而不遜，敢為高論而不顧，致李斯以其學亂天下。老莊為虛無淡泊之言，倡狂浮游之說，其禍遂至為申、韓。”蓋自微而至著，沿流而尋源，孟軻氏之知言也。今也未得荀卿、老莊之毫分，而已有李斯、申、韓燔滅詩書，慘礪少恩之意，吾懼其為禍亂，不待其後，而于其身見之矣，吁！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竹坡類稿》。

《東臯唱和集》後序

吳 泳

歌曲，古也，曰“歌永言”；律詩，古也，曰“律和聲”；賡和，亦古也，曰“颺言”，曰“乃賡載歌”，曰“又歌”。皆虞詩也。至周則衆體備矣。“振振鷺，鷺于飛”，此三言體也。“誰謂鼠無牙，誰謂雀無角”，此五言體也。“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”，此六言體也。“交交黃鳥止于桑，營營青蠅止于棘”，此七言體也。既曰“蝦蟆在東”，又曰“鴛鴦在梁”，則疊韻起矣。既曰“莫赤匪狐，莫黑匪烏”，又曰“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”，則儷偶興矣。至若周公為詩以遺成王，吉甫作誦以贈申伯，即衍建安投贈之體。召康公、穆公之戒，凡

伯、芮伯之刺，即開貞元諷諭之章。蓋三百五篇中，無一物之不體，無一理之不貫，無一字、一句、一格之不由此出。

先儒多以五言出于漢，雜律起于唐，今東臯子亦謂其唱酬之集祖于坡門，是猶未之深考也。予好讀詩者，於三百五篇尤所深好，蓋以其得性之正，情之真也。獨怪退之序韋侯、盛山二詩，達官應而和者，皆集闕下；子厚序《婁秀才花間唱和集》，得與於編辭者，皆太平不遇人。豈辭章亦因人而爲窮達耶^{〔一〕}？

東臯子笑曰：“試爲我識之。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鶴林集》卷三六。

〔一〕因：原作“爲”，據清翰林院抄本改。

御書“經武閣”跋記 代宰臣撰

吳 泳

臣恭惟國朝以仁立國，以文致平，以武禁暴整亂，聖祖神宗不能改也。肆我藝祖皇帝肇造區夏，四征不庭，北漢、契丹猶未賓服，講武除戎之事，無歲不申儆國人而訓之。正月壬寅，幸造船務，觀水戰。二月丙寅，幸飛山營，閱砲車。四月庚寅，選卒於朱明門。九月己巳，閱兵於講武殿。兩大閱於西郊，七臨幸於教場池。蒐苗獮豸，著爲通禮；擊刺騎射，悉爲精藝。用能南征北伐，罔有敵于我師。

孝宗皇帝續成祖武，光濟中興，雖強敵悍帥屢書請和，而我之武備益自飭謹。乾道、淳熙間，于白石，于茅灘，于龍山，凡五大閱，親登將臺，鼓作士氣。燕射玉津，興復曠典，武藝有掌記，拍試有賞格，鐵簾之射有遷轉補授。六師既肅，四方無侮，所以金人始終未嘗渝盟犯塞。

皇帝陛下惟二祖是承，惟七德是經，聖化甫更，國威大競。東亡漣、海、徐、邳闕戶之寇，西亡蔡、息、亳、鄧抄塞之敵。商丘之南，大梁之北，蕃侯首將降執繫道，亦莫不願歸職方。王師載班，北使踵至。向者陵轢邊吏甚驚，今茲被我衣冠，雜以綺裘繡袷，僕僕羅拜于殿庭下，蓋亦我武惟揚，有以動悟之也。

臣備位宰府，共貳樞庭，目此武功，懼無論述。乃者清燕游藝，以御書“經武之閣”四大字宣付臣某，俾爲有府之鎮。臣切惟建隆以來，本兵大計，先後釐革條章，登載于簡冊者，其目凡十，總命之曰《經武要略》。則有其書矣，而未有閣也。《南渡中興記》：嘉定癸酉，創閣于本院之北，北枕胥山，南拱象闕，中以所哀書藏于金匱。則有是閣矣，而未有斯榜也。今傑閣麗宏，寶書充牣，奎翰昭揭，雲漢動而日星垂也。觀是閣者，知《武經》在焉，則知烈祖之德；見心畫在焉，則見吾皇之聖。臣于是肅容拜手，跪而言曰：

風雨之潤也，雷霆之威也，此天之經也。山岳之鎮靜也，江河之澎湃也，此地之經也。春作夏長，秋冬變而肅殺之，此四時之經也。朝氣銳，暮氣歸，中夜之氣又從而收斂之，此晝夜之經也。其動也如風，其止也如山，其變化也如陰陽鬼神之不測。進則兼弱攻昧，退則和衆安民。廣運之以神，布昭之以武，奮赫之以怒，耆定之以功，此帝王之經也。聖人於《易》之《習坎》、《詩》之《常武》，明著其義，曰“常德行以習教事”，曰“有常德以立武事”。蓋兵象水也，水洊至爲坎，而君子于教民即戎之事不洊習焉，是棄民也。王旅如雷霆也，雷霆震驚爲武，而人主于四方既平之後，不警戒焉，是究武也，皆非其常也。所謂常者，即經也。隨變而施宜者，權也。用之于戰，戰所以立和之基；用之于和，和所以寬守之備。體立于不可勝之地，用行于和戰守之間，其爲武經，莫善于此。彼漢儒之說，乃謂反經可以合道。若爾，則權謀十三家，技巧百九十九篇，皆是也，豈吾帝王之懿哉？

臣既以模寫御書，刊之翠琰，復明辨經之說，以對揚天子之威命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鶴林集》卷三八。